



林登順
著

魏晉
南北朝
儒學流變之省察

文津出版社印行

文史哲大系一〇一



文史哲大系 101
林登順著

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 / 林登順著. -- 初
版. -- 臺北市：文津，民85
面；公分. -- (文史哲大系；101)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371-8(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魏晉南北朝(220-588) 2.
儒家 - 中國

123

85003168

⑩ 系 大 哲 史 文

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

著 作 者：林 登 順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 津 出 版 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五八二〇號

定價：新台幣三九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四 月 初 版

ISBN 957-668-371-8

印數：1000本

林君登順所著之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
之省察之行即問世。索序於余。以其後述數
載知之甚稔而允之。且該文之作。林君前後
數易其藁。胥嘗與余商酌討論。固亦義有
不容辭者。

林君隸臺南新化。世代專務農耕。父兄尤
持道重報。篤實無華。浸濡既久。遂乃修
身克勤。習染淳厚。步履安適。少躁進輕

發之氣，及平為學，輒多寡源，尋存積證。
 印理，探實求是，富溢容不懈之誠。是以
 其所著述，格局樸構，首要義趣，率復如
 此。潤覽其書，凡五章都三十萬言，除首要
 二端外，分別自儒學與教育之關係，經學與
 經籍詮說之風貌，儒學與其它諸學之交涉
 等三方面切入，據為觀照重點，而以一舉事
 析論，用資凸顯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之真

確樣式。學事則博蒐廣列，思慮操紛縷而
成一緒，析論則立簡意賅，不事喧駁而假夸
飾，冀布千古之舊垂，佐重越漢之
而既白其用心之遠，遂徇非徒欲其學術以攬
虛聞者之所得以窺悉也。至於全書之良，所當
由讀者高明衡裁，余不擬更不必於茲贅傳
而溢之言焉。

大學終之進程，起於博涉，迄乎精到，殆屬

共知然時下每多鸚鵡雀躍之士。流脚浮濫。
放言詭譎。以吠月之喧。爲取衆昧之寵。幾
令實土無人。敢於踐立。嗟。乎指爲停滯粘著之
禍源。頗懼一旦及身。永難風揚。林君而今既不
吝惜其旦力。循其質性而涉於博之域矣。然則
登於峰。造於極。迄於精之境者。尤當堅其初
衷。不耽世好。不憚時勞。而矧力以趨之。是有望
於東日者也。

雖然。而壯子山木篇載市南子語魯侯之言曰。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窮。遂及者皆自唯而反。君自此遠矣。蓋
稟其特質。擗其累懸。盡其所能。乃可自為遠
邁。其餘曷需論哉。今摘錄於此。林君其勉之也
耶！

乙亥歲冬十月既望上元王仁鈞



序于

臺北寓次

洪 序

洪順隆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以《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樂經》、《春秋經》等的思想為教育內容，崇仁尚義，序人倫以為中心要旨；主張培養君子人格，成為賢人聖人，以為教育的最高目標；把仁的思想應用到政治上，主張實行德治，尊民意，重民命，行教化，藉以維護等級制度和綱常秩序，俾建築起鞏固的封建社會基石。

儒學自先秦時期孔子創建以後，後代儒者先是吸收陰陽五行思想壯大了思想內容，後又融合了名法道家的理論，取同棄異，翻新了思想體質，甚至與外來佛教思想交涉浸染，調整了自身的色彩。這些發展和演變本來是每一思想學派在其生長過程中，都會產生的現象。然而有些研究者由於堅持儒家本位主義，以道統捍衛者自居，痛心異端思想之入侵，悲憤儒學本質之駁變。於是魏晉南北朝這一段思想大融合的時代，便被指為儒學的中衰期，分裂期，有些學子更刻板地斷定這一段時間為儒學極端衰落的時代，在研究這一段時間的思想潮流時，馳驚於玄學領域，無睹於當時儒學的調適實況，導致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思想城堡沈埋，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思想真相風化。

林生登順大學時代隨我遊歷六朝文學苑囿，鍾情六朝儒家思想，獨喜傅玄、李充、摯虞等人治學態度與衛道精神，崇尚范甯等純儒風格。就讀研究所後，仍時常與我遊處，商酌六朝時期儒學典籍，探討後世研究六朝儒學之論著，日積月累，儲學頗豐，加之林生好學勤思，

恆心不懈，終於完成此碩大之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可喜可賀。

近世儒學研究，中外頗有其人。日本漢學家宇野精一先生乃東瀛儒學重鎮，其儒學研究頗有可觀；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乃世所共知之作，足資參考。至於大陸學者朱貽庭主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吳乃恭《儒家思想研究》，李書有主編《中國儒家倫理發展史》、張豈之《中國儒學思想史》、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等儒學專著，猗歟盛哉，可觀者眾矣。還有羅宏曾《魏晉南北朝文化史》第一章《儒學與教育》於六朝儒學敘之特詳，其於六朝儒家思想博收約討，簡而賅，核而周，尤其能入史書求實況，究真相，富新見，多實證，足以啓導後學於所不逮。林生此論集前人研究成果，而加增補縫接，在魏晉南北朝儒學研究上，盡了一份辛勞的職責。

文中，林生強調儒學在六朝思想史上的主導性，指出當時學界儒道釋並存的格局，儒學寬宏包容的特性。其論一反往日學者衰落之說，提出轉型之見。尤其對其間儒學經典研究，以及其對政治、社會功用，多所肯定，那是正確的。

然而，學無止境。資料之搜羅雖多，容或有所遺漏；道理之思考雖精，難免掛一漏萬。當繼續努力，以求日新。不斷探討，俾上竿頭。這是我對林生的期待。此論文付梓前夕，林生懇求我爲他寫序，盛情難卻，所以說了上面的話，希望林生牢記勿忘。

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目錄

王序	一
洪序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認知	一
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其背景與方法	六
第二章 儒學與教育之關係	一
第一節 三國時期	一
壹 前言	一
貳 曹魏之儒學與教育	一
參 蜀漢之儒學與教育	一
肆 孫吳之儒學與教育	一
伍 結語	二
第二節 兩晉時期	二
壹 前言	三
貳 儒學與中央官學	三

參	兩晉學校教材的石經走向	三七
肆	儒學與地方教育	三八
伍	儒學與民間教育	四五
陸	結語	五一
第三節	十六國時期	五六
壹	前言	五六
貳	匈奴族之儒學與教育	五七
參	羯族之儒學與教育	六二
肆	鮮卑族之儒學與教育	六四
伍	氐族之儒學與教育	六九
陸	羌族之儒學與教育	七五
柒	漢族之儒學與教育	七八
捌	結語	八三
第四節	南朝時期	八九
壹	前言	八九
貳	宋之儒學與教育	九〇
參	齊之儒學與教育	九五
肆	梁之儒學與教育	一〇〇
伍	陳之儒學與教育	一〇七
陸	結語	一一一

參經籍詮說成果：……………二〇

肆	結語	二二六
---	----	-----

第四節	北朝時期之經學內涵	二四四
-----	-----------	-----

壹	前言	二四四
---	----	-----

貳	經學研究現象	二四七
---	--------	-----

參	經籍詮說成果	二五二
---	--------	-----

肆	結語	二五四
---	----	-----

第四章	儒學與諸學之交涉	二六六
-----	----------	-----

第一節	儒學與玄學之結合	二六六
-----	----------	-----

壹	前言	二六六
---	----	-----

貳	儒玄交融的契機	二六七
---	---------	-----

參	名教與自然、內聖與外王辨源	二七〇
---	---------------	-----

肆	道本儒末下的儒玄交涉	二七七
---	------------	-----

伍	越名教而任自然下的儒玄交涉	二八五
---	---------------	-----

陸	內聖外王下的儒玄交涉	二九〇
---	------------	-----

柒	《列子》注下的儒玄交涉	二九七
---	-------------	-----

捌	結語	二九九
---	----	-----

第二節	儒學與釋、道的交會	三〇五
-----	-----------	-----

壹	前言	三〇五
---	----	-----

貳	儒、佛的論爭與匯通	三〇六
---	-----------	-----

參	儒、道的交融	三一六
---	--------	-----

肆	結語	三二八
第三節	儒學與人文的契合	三三三
壹	前言	三三三
貳	法制中呈現的儒學	三三四
參	社會禮俗中呈現的儒學	三四四
肆	文學理論思潮中呈現的儒學	三五七
伍	其它	三七三
陸	結語	三八三
第五章	結論——魏晉南北朝儒學內容的呈現和影響	三九一
第一節	儒學之承襲與衝擊	三九一
第二節	執政者之提倡	三九四
第三節	儒學基本內容呈現之風貌	四〇四
第四節	儒學內容多元呈現之風貌	四一二
第五節	儒學之轉化與影響	四二〇
參考書目		四二七
後記		四五四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認知

東漢滅亡後，中華民族就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先是三國的鼎立，接著司馬氏結束三國分裂局面，但不久，又發生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爾後，永嘉之亂，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導致東晉的偏安，以及南北朝的長期對峙。而在這四百餘年的時間中，由漢武帝確立的儒家獨尊局面，隨著時代的動蕩，人們意識的覺醒，以及新思潮的興起，（註一）再加上儒學本身的分化，於是促使儒學產生了變革。此時，以老莊為骨幹的玄學思潮風行（應只及於上層社會），外來佛教的傳播，道教的勃興，形成了儒、釋、道三家互相爭論，又相互吸收、融合的局面。基於如此，長期以來，在一般的論著中，大多注意於玄學、佛教，認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它們是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儒家的影響已經衰微，失去了宗主地位，甚至到了墮落、中斷的程度。這種看法或印象，我認為其根據可能不足。

從事實上說，儒學在這時期的宗主地位並未喪失。玄學興起於曹魏正始年間，其代表人物首推何晏、王弼。他們崇尚老、莊，然而並非完全超脫儒學，摒棄禮法，絕非如范寧批評的「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晉書·范寧傳》）。也非如干

實批評的「以莊、老爲宗，而絀六經」（《晉紀·總論》）。何、王主要是掃除漢代繁瑣注經之舊習，對儒家經訓作了玄學的改造，首開一代新風。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評論，似較爲客觀「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其立論在「排擊漢儒」即力攻漢末儒學經學家繁瑣、迂腐、無用之敝，而非罷黜六經。其實，何、王對儒學經典頗多研習，何晏注《道德論》，又撰《論語集解》；王弼注《老子》，又注《周易》，其《論》、《易》二注，在儒學史上皆占有重要地位。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說：「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并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而漢儒則「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清人錢大昕也說：「自古以經訓顯門者，列於儒林，若輔嗣之《易》、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註二）

何、王之經注，之所以被稱爲獨冠古今、千載不廢，就在於他們一反漢代儒學傳統，開出一代新風。也首開儒、道合一的取向。在統治者以儒家綱常名教爲準繩的條件下，他們一方面要任自然；一方面又竭力論証，任自然與崇名教並不矛盾，所以努力爲二者的統一，作出新論証。也可看出他們的儒學素養。

至於嵇康、阮籍，雖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其事實又是如何呢？在嵇康的《難自然好學論》中說：「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也說：「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然而，這是否就能說嵇康鄙視儒學嗎？關於前者，是針對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而發的。他認爲，六經和太陽不同，它是在「至人不存，大道陵遲」的歷史條件下由人所造出的，與自然而然的存在的太陽不同。並無否定六經的意思，而